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二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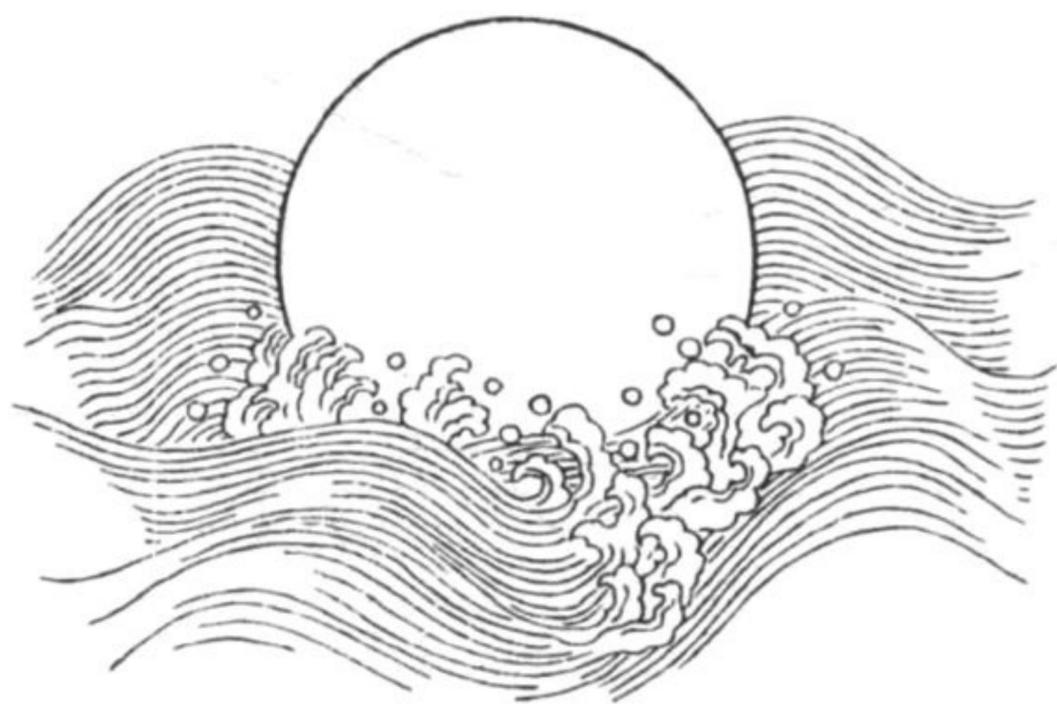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二冊

黃山書社



(明)陸深撰

儼山文集一百卷外集四十卷續集十卷
(卷八十一至末尾)

明嘉靖陸楫刻本

行狀四

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先考竹坡府君行實

府君姓陸氏諱平字以和別號竹坡松江上海人也

以正德七年 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制詞有

曰遠貽林壑之光安享桑榆之樂府君讀之喜曰

天語之榮若是宜示子孫不敢忘因摘取以名堂間

自稱遠安老人云以正統戊午二月二十五日生于

洋涇之里居以正德辛巳二月七日終于正寢享年

八十有四初娶同邑瞿氏贈左軍都督府經歷晟之

字六日

儼山文集卷八十一

下

入

女有令德早世生一子曰沔娶薛氏俱先府君二年

卒繼娶嘉定吳氏戊辰歲卒于京師以正德七年推

恩贈孺人孺人賢婦道母道為宗黨冠生一子即

不肖深也娶梅氏妾高氏生二子曰溥娶曹氏曰博

娶曹氏孫五人梁棠栢楫陸出自華亭洪武初竹居

府君再自馬橋壻于浦東之章氏因家焉竹居府君

修隱操為鄉長者生筠松府君倜儻沈毅博學好古

聲望隱然重東南為人敬服配尤孺人出嘉定大族

嚴敬勤儉寔乳五男子府君其仲子也生有異表身

長七尺美髯覆雙瞳炯炯顧見左右耳音吐洪暢

談論往往驚一座人見之者皆以為偉丈夫也少從

鄉先生治經學大通已乃棄去事遠遊出入兩都北

走並邊諸關南泛於湘沅之間多從名公卿遊名公

卿無不愛之重之遇義事輒推百金成之不難也賙

貧乏恤死亡於鄉人尤多復嘗輸粟賑邊大司徒償

以品官章服長於理財積至千金輒復散施無餘既

以此佐筠松府君起其家府君甚愛之曰吾諱子也

觀其貌類有後者儻吾猶及見之筠松府君性嚴甚

尤孺人相之極有家法獨於府君之養雅意安之時

吳孺人尤能承奉備適筠松府君嘗曰吾吳氏婦不

行紫

儼山文集卷八十一

下

入

當有子乎時深在孩抱間尤孺人與府君日娛弄其

側於諸孫中獨憐愛焉竹坡府君既築室黃浦之東

輒事遊覽奉筠松府君尤孺人以老弘治丙辰葬我

筠松府君至于癸亥合葬我尤孺人送終之備無不

豐厚人稱其孝府君上奉伯兄下撫諸弟至于垂白

無一間言人稱其友平居勤慎誠恪思致極精凡器

物房舍一經其指授罔不造妙鷄初鳴即起率家人

事生產臧獲以數百指皆循循然在田畝間有以土

地求售者必與之高直其遠者收息數年復召其主

而還之性嚴重不喜人有過子姪行之犯禮者即時

形於顏色不少怨俟其改遷即驩然如舊儻有一善則獎之亦不容口人故無怨之者待親故曲有恩禮歲時祭祀必敬每及先世遺事未嘗不泣也奉賓客必盡懽竟日無惰容所居去縣治二三里許以浦水為限未嘗輕入公府達官貴人過門致存問者輒以疾辭強焉再三一見即退未嘗敢與之抗禮即有致敬焉者亦但唯諾而已若有一介之使必冠帶見之祖居百有餘年皆自府君漸次充拓鑿池種柳鬱然成林泉之勝因田高下以修水利皆為膏腴扶杖行阡陌間課耕觀植若有至樂存焉歲以為常時或持

術譜

八儀堂集十一

三

六

酒一孟蔬果餅餌各一筐以餉勤者遠近化之故一方無惰農至今環浦而東鷄鳴犬吠與機杼桔槔之聲相間作人比之桃源焉風日妍美則折東速親朋相與為登臨之娛時殺野果取具園圃或操小舟或乘短輿徜徉花竹之間望之者若神仙焉晚年尤精明時時燈下讀細書或作蠅頭字滿紙蚤善筆札真行草書皆有晉唐人風致其於我 朝典章條格習熟通練若素宦然循其言可以運掌而效而不得少試深寔不能發其萬分之一焉嗚呼痛哉今不可作矣昔庚午吳孺人之葬也當筠松府君之穆位先是

瞿孺人權厝在淺土餘三十年矣至是乃備禮遷焉府君寔親臨視之遂營壽壙於其中曰他日得依我筠松府君以左右予室人人以為達且合禮云今不肖孤忍死南奔冀以成府君之志卜以某年月日大封云嗚呼我府君教成之恩不肖孤即死無以復報矣深幼也多疾疾吳孺人覆之勤故未嘗苦督之學每過必撫之曰汝毋惰偷當以文學顯庸也吾家待此者凡幾世矣既而為邑諸生輒為當道者所獎拔每聞之必曰汝寔未嘗學何以躐此也每赴試都下必具舟楫與俱往殆辛酉之揭榜也乃指之曰汝偶

術譜

八儀堂集十一

四

木

在是退而投泣曰恨筠松府君之不及見也已而上南宮酌酒送之曰今吾倦游矣不能俱去戒之深既陸走乃乘春漲復操舟而來壬戌下第忽從上東門入牽衣勞之曰吾固知有是也故復來來與俱歸耳乙丑成進士乃真不來而以吾母來復以一弟最幼者侍曰相之戊辰之秋先妣見背扶櫬南還明年當調官主事于南都得報欣然曰資顧高耳吾且近然籍籍得罪云何深跪謝無狀徐曰同汝者皆我聞天下賢者名也抑又何辭明年庚午權姦誅殛得復被詔起當馳封乃笑曰昔年吾行湖湘間日者計吾

是歲當蒙 恩吾昨猶以爲不驗也今曠蕩若此真有命耶又明年辛未深入 謝果成請留官翰林屢書速之曰汝節之關也而信人太驟其放言也輕而力善或不終難乎免於世矣汝必歸母以累吾也深是以有壬申之役既得便道與告歸居久之曰汝齒髮長矣似也達於事言將有擇也行將有畏也雖然不量力而居美又趨逸而冒之是造物之所惡也必爲人所指目乃持而泣曰汝必去母以吾累也深是以有丙子之行既來供職獲與禮闈校文手書問取得士自後遺書但勉以國事及官國子又戒之曰是

行狀

儼山文集十

五

木

亦責任也宜有以副人今縷縷猶在耳孰知其乃永訣耶嗚呼我府君之恩卽死無以報矣其他懿德遺行荒迷之中不能盡述杖血具此以備采擇惟先生當世宗工辱在榜末兼承枉顧先廬識我府君儻賜筆削成篇則天下傳之萬世信之不肖孤亦死無以報矣

先孺人吳母行實

母吳氏諱 嘉定之清浦舊族父諱士實以信義服其一鄉人閨闈斬然母姜氏生孺人甫 歲而卒同乳姊才長一齡耳相依而哭無時時大父吳府君尤

憐愛之孺人長而寡言笑獨心乃通解知古列女傳孝經等書時或從姊氏講說姑姆輩聞之有告吳府君府君輒試之輒謝不敢言府君心喜語其子曰此孫女耶必歸禮門或當昌其族攻勤女工不肯廢一隙悲痛其母乃數數茹蔬統綺鉛粉之飾不好也嘗冬夜風寒率群婢紡木綿居旁有積薪燎于火孺人乃指揮群婢從下風墮其薪于塘中風熾而火滅事定一族長老皆驚年二十有二歸於竹坡府君爲繼室前孺人瞿有子曰沔九年矣孺人子愛之備極委曲事筠松府君尤孺人謹甚府君孺人性極嚴有五

行狀

儼山文集十

六

木

男子婦少有違其教範者亟稱孺人曰吳氏婦孝純而志慧惠博而性一是當有子有子必當大吾門矣是時孺人累舉不育妯娌之子咸趨以爲母孺人撫之咸當或脫簪珥資之游學或聚而教之家塾館穀惟厚筠松府君嘗升堂拊掌曰鄉居有讀書聲與機杼之聲相間作不已樂乎此吳婦之勤也沔子當受室悉推險具與之竹坡府君時事遠游或間歲歸家務整整一不以累年近三十始舉深筠松府君尤孺人以孺人故愛過諸孫孺人未嘗不嚴也兒時嬉弄必不與之錢貝與之食必藏去其肥旨服之澣濯之

衣出入必謹深不得孺人一語必不敢去左右也夜或張燈映月坐南軒手織作必坐之膝旁使讀書或背覆之不得遺一字殆長娶婦為邑諸生猶未問所業聞售書者必售之不問有無曰爾不見爾祖之鍾愛乎不勤學無以耐也既而筠松府君棄養孺人竭力喪葬事畢乃諭曰吾兒婦當自力吾且成吾幼子曰溥曰博蓋孺人所為置高氏出也辛酉之歲深舉鄉試從竹坡府君歸拜孺人于堂相向而泣曰恨筠松府君之不及見也明年會試下第歸當攜家入南雍乃辭于竹坡府君隨之以往在南雍見舉一孫命

行狀四

不儼文集卷八十一

七

木

志也起從中饋治具惟恐後庚辰秋九月忽遭末疾終于旅舍享年六十云深扶柩南還闔族之人無不哭失聲道路奔迎者纍纍數十里外迨既葬猶有持紙錢裂而哭之曰吾某日受孺人某惠吾某日受孺人某惠也葬之明年辛未推恩封孺人賜勅命云嗚呼吾母之賢不孝孤無以盡述亦無以盡報也獨其鍾愛前子復憐庶生過於己出賙恤貧乏不問親疎至節口體從之猶恐不及若是者勉焉一二猶足以為訓而勵世况吾孺人出於至誠無所希冀而為之者哉乃若教成不肖叨以文字起家雖曰至愛揆所由來殆若有相焉惜也辛勤於強健糟糠之時而不獲少一待於桑榆之暮是殆不肖之惡逆有以為之累也痛惟吾母晚年也似有所悟脫然於死生之跡既將屬纊猶能了了知未來事又其平生尤好典文皆其天賦之厚有足傳世者惟先生念有門墻之義少見著述使得附於古賢母之列則不孝孤之罪藉以少逭矣伏惟衿袵哀與之

行狀四

不儼文集卷八十一

八

木

遺事

年五十時目中嘗見旗影自上下醫者以為病既而深舉于鄉有司置錦標于門一見而失

平生喜誦金剛經無間朝夕屬疾已甚時深適從慶賀還母卽曰吾兒來矣何今日衣緋也蓋深方歇馬于門云旣入與訣曰命也條然而逝

先兄友琴先生行狀

先生諱沔字宗海封翰林編修竹坡府君長子也母瞿氏贈左軍都督府經歷晟之女祖筠松府君祖妣尤氏曾祖竹居府君曾祖妣章氏先生生浦東洋涇之里九歲而瞿孺人歿卽能哀毀思慕終身不替吳孺人繼室竹坡府君教之學文理蔚然將事科第以總家政遂棄去事筠松府君極其敬畏竹坡府君或

行狀四

儼山文集十一

九

天

遠出經歲先生應門戶課耕織事皆斬斬有條目事伯叔處兄弟務止於理每館穀名士以教子弟深少學時得今南京禮部郎中張約齋先生爲師先生時時至塾中視供張致殷勤焉尤好賓客酒醴穀核非其精潔不以享至於用財未嘗妄費一金以上蓋其儉約天性也常居焚香掃地尤惡蕪穢故雖容膝之室必使光輝溢目左右圖史咸整然以理衣冠楚楚幹濯之服亦燁如也好鼓琴時時閉戶撫弄風月之夕尋理古曲聲調清越有振木遏雲之趣嘗得名琴抱曰此吾友也人以友琴先生稱之暇日則澆花種

竹治亭館修水邊林下之操架石爲山窟土爲池以自適世俗華利不問也或時啜菽飲水蔬糲者經旬或異之曰吾自安此吾欲使子孫讀書攻苦以勵志

則此固傳家耳故其教子尤力節縮他用以資束脩乙丑秋奉吳孺人就養來京邸留兩月接名士大夫必款慕移時得所遺片紙隻字皆藏以爲寶先世所藏法書名畫彝器掌視惟謹丙子之秋深起告時方病癰瘡涕泣爲別曰弟第去幸母以老親爲念吾且猶北來視弟爲我乞詞林諸名公詩歌爲吾壽持歸爲吾林壑光至己卯春三月十九日竟不起云生於

行狀四

儼山文集十一

十

天

天順辛巳享年五十有九娶薛氏同邑舊族父墳母談氏薛孺人慈順孝畏克修婦道奉舅姑得其歡心處妯娌藹然和惠工紡績刺繡脫簪珥以助子讀書之費宗人賢之後先生卒一年庚辰六月十九日卒亦年五十有九云子男二長梁娶吳氏繼吳氏次棠娶潘氏女三陳天衢王相堯殷某其壻也惟我兄清修雅操好文而知禮吾宗上承下傳皆於是乎賴而享年不永悲夫茲將卜葬於

惟執

事名滿天下文工當 朝兼有通家之好幸賜之銘焉子孫百世之光也亦子孫百世之感也謹具狀以

備采擇

儼山文集卷八十一

行狀四

儼山文集卷八十一

十一



儼山文集卷八十二

碑

門生黃標校編

重修 祖陵之碑奉 勅擬撰

朕惟我 太祖定鼎于南我 文祖遷都于北兩京
並建屹立天地之中由是上世陵寢界于江淮間

朕以倫序入承大統春秋霜露之感未嘗不南向而

悽愴也其在泗州者實我 熙祖裕皇帝 祖妣裕

皇后隧宮攸安暨我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德祖

玄皇帝 玄皇后咸此焉莫是稱 祖陵去州城東

北十有三里洪武之十九年修建如 追尊制設官

奉祠月日惟謹顧今歷歲百五十餘矣雖萬靈擁衛

王氣常然華夷之所向仰臣民之所敬恭者一日

猶葺也肆予冲人上膺 天眷遠藉 神休嗣位以

來日稽禮典凡所以竭孝思於 祖宗者 九廟

七陵以次興舉惟是 帝業所基之域尤軫于懷曩

撫臣馬卿具以上請會南京工戶二部尚書侍郎蔣

瑤唐胄相繼有言 朕特下其事於所司議亟行之

頃撫臣周金御史蘇叢以工完來告遂疏乞朕親製

碑文以示萬世時禮部尚書嚴嵩工部尚書溫仁和

覆議請從 朕既慰既喜特賜俞焉 朕惟 天命



有德以開一代之統必生異人豫擬於數百年之前
潛光隱耀世無能名以爲植本發源之地淳蒙沕鬱
彌久彌敦然後 聖子神孫託體繼志而千萬世之
鴻業垂焉若我 德祖懿祖發祥於 熙祖毓德於
淳祖而我 太祖龍翔電繞用成乾坤再造之功
皇哉魏乎三代以還莫得而彷彿焉賁茲靈壤固東
海之一源上林之一本也朕曷敢忘朕之子孫其曷
敢忘朕之千萬世之子孫其又曷敢忘大工始於十
四年之八月成於十六年之十二月仍舊而崇飾者
凡若干通新而備物者凡若干咸具在有司自餘則
至意敬勒諸石傳之永永欽哉

陸氏先塋碑

深幼侍先筠松府君時府君年高謝家私事矣長眉
素髯每日晡酒微酣乃慨然發聲聲甚激越曰吾陸
得氏姬周大聖人之後也當元之季 皇朝之初興
其陸氏之中衰乎而有茲餘慶府君矣雖然無屈不
終伸必有與焉者其竹居府君之後乎乃灑泣數行
回顧 深曰汝小子識之餘慶者筠松府君之祖也竹
居者筠松府君之父也已又述竹居府君之始遷縷

大德堂主人主

二

陸深

縷的的 深僅領畧未知也後筠松府君沒且一紀 深
謬舉進士以翰林編修還拜先塋至是距竹居府君
之葬又且若干年矣始克追敘遺言爲先塋碑曰
府君姓陸氏諱德衡號竹居其先汴人建炎南渡來
華亭居華亭大有貲積稱巨室今松城有興聖院浮
屠其基蓋半爲陸捨云餘慶自華亭出居于魏塘之
馬橋北莊蓋陸氏之別業也門有巨槐株可十六七
戟列孔道時元亂未艾盜白晝行劫一日群盜從東
方掠一人來被掠者急抱槐不可解大呼求援餘慶
嚴戶外視賊勢張甚即從中大言應之賊叵測散去

大德堂主人主

三

陸深

去拙刃劃抱槐者兩吻抵耳即不能出聲死死有
子踪跡得賊所愬寃直走金陵時 太祖高皇帝初
混一天下凡民間幽隱皆得逕達由是從中遣人急
逮賊并逮餘慶餘慶逮時竹居府君才數歲耳上多
女兄行第七最末從以兩壻兩壻者陳某某也兩壻
皆衣食餘慶家如兒賊既戮坐餘慶不救護殺人律
謫戍 國初法凡當戍先營工於石灰山者百廿日
滿乃議地發遣於是餘慶役日滿矣復就囚禁由江
行二十里還金陵聽指揮二壻竊議今當詣謫所矣
道里費盡奈何一人當先還經理之競欲往不決二

壻竟不告而夜俱往明日餘慶失兩從者驚曰是固忘吾乎吾且忘之又安忍於吾弱兒乎吾又安忍以戍事貽吾弱兒乎及今猶可為也於是給守者曰吾將臨江遺矢守者從之乃乘間牽守者並入于江江流悍急歿其屍竟不謫戍云蓋戍者既遺有地死即其子襲戍若死于未遺前未地即其子不襲戍令然也遂招魂葬馬橋今馬橋有塚蓋衣冠之藏云竹居既喪父家產盡為諸壻所據又不自安迺流落去外且三十又二矣來上海有章某者長鄉賦雄於一方一見竹居即奇遇之歸語其室曰若旅人視耽

甲
八
像
以
集
人
上

耽耳儀儀貌不雄而揚殆有後者以吾女妻之決矣逾年產一子是為我筠松府君也諱璿又產一女後嫁為樊某妻竹居府君既受室既有子女即別產於章氏有田一廛有屋數楹在黃浦之東由是始定居於上海而魏塘之產棄不理矣獨歲時持紙錢上塚一往來耳諸壻亦復分散他去惟陳某尚據故業在竹居府君性嚴馭內最有法而章夫人又有賢德能起家先若干年卒筠松府君既長見竹居府君竹居府君未嘗霽容也始來居浦東時鄉里共來持短長不相容竹居以好語慰遣之即來需索不如意立致

惡語或隱几而臥他日待之復如故蓋長者云妾黃氏生三子曰璣曰珮曰瑾璣有二子珮庠生早卒無後瑾有一子惟筠松府君有五男子五男子復各有子於是始彬彬矣嗚呼惟竹居府君其道似陳寔郭林宗清而夷嚴而不峻其光闇闇隱於農賈之間以再造茲家在易其屯蒙之際平均松府君以詩禮繼之未洽也古人有言德必百年而後興今固其時矣深大懼墜先人之志碑以示後之人以成我筠松府君也世系不載載在碑陰銘曰

甲
八
像
以
集
人
上

惟宣王中興分籍于六迺夷于編氓迺散處列國楚狂歌鳳漢賈以口辨紛遂代有顯士不絕踵躡惟昔江左以四姓著華亭塔封邦域乃樹自汴宋南渡言復我故土遭世多屯或不保厥戶若水中淤不絕僅一縷烈烈餘慶殺身成仁以覆我後人惟先竹居誕集厥身皇皇四奔迺定於海濱若淤水復洩或未臻于淵淪迨我顯祖筠松力決其障手足並斲龍江東注惟禹之績匯為高原抵厥玄宅順導五湖偉哉肖厥澤草樹鬱鬱合抱盈尺滄海東環九峯趨其西陌是曰陸氏之塋永寧先魄於惟遐哉

筠松府君碑

陸氏世稱長者至筠松府君尤有聲稱而家始大矣先民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蓋言不獨在朝周之初興詩人咏歌兔置棫樸其氣機之開與惟我 皇明太祖皇帝汛掃前陋淳和用集 太宗皇帝生養休息之日以豐隆故永樂洪熙之間風俗最淳其君子焉淳博其小人焉淳朴渾渾乎茂以尚茲惟我府君適逢其運天賦不群博大而弘戰戰小心克儉克勤以典禮教敘彝倫蓋休哉懋哉至余小子 蓋二傳矣生遭文明之盛策名登庭獲接故老聆祖宗之

解

八像以卷八三

六

天

休懿又爲史官觀 累朝實錄金匱石室之藏於是乎稽事實考治化得以沿流風觀俗尚府君豈不乘運而生也哉乃次其行實刻諸墓道之石自華亭來遷者曰竹居府君諱德衡配章孺人寔生我府君府君生數歲而章孺人歿自少個儻奇偉弱冠北遊至梁而還丰姿峭岸言辭粹雅夙有林泉之尚遭時承康獲遂斯志嘗手植美竹高松蔚焉成林中歲著處士衣冠杖屨其下每曰古稱樹德夫德如樹久而後有託焉者此之謂也因自謂筠松云故今稱之曰筠松府君者著其志也府君慷慨任真以信義自持能

碑

八像以卷八三

六

天

赴人之急難卒然捐數十百金不吝也鄉里皆尊禮之既而縣令尊禮之府太守又尊禮之然卒不以干令守是時邑中賢豪有金彥英陸大用陸有常者凡數輩獨府君後起尤見重云人有侵犯府君者至再三皆怡怡然受之曰是余先人之志也夫物之負氣而來也甚銳徒爾激之必折折必有受其傷者吾須其平耳當有愧悔之然其人有愧者有不愧者愈甚者甚者後懼于法人曰府君以是遺之耳乃歎曰出之必反爲之必受理有然者我固遺之邪君子聞之益賢其爲長者是時郡邑稱長者莫先焉其於弟子若諸孫必教之修仕學曰吾未嘗學問處足自解然人何可以不學吾又不可以不教學學未必其皆仕也儻有仕者亦余之志也每見古法書名畫三代鼎彝器必重購之曰古之人非有甚異於今之人也然其技能絕者何也夫心以造物目以行之手以從焉古之人心如目目如手其志專而事不雜吾固不得見古之人乎徒謂古人之處迹而置之甚不然也尤精於鑒賞歲月其履歷而知之是時號博古者必歸府君就正焉府君家居必鷄鳴時起衣冠夜飯畢則列坐諸子孫於一室畧叩其日之所爲曰歲有春春

者天之神也日有寅寅者人之神也故春氣不發舒者歲必儉寅氣不振拔者人必憤人憤於寅徒終日耳夫人日中氣盛有為必成夜者人之所息者也宜有以思之思之則善從生不善從而識吾於汝曹非徒苦為也凡天文有變異必謹識之曰人者日月五行之分氣也氣行於天而質凝於地氣變於上則質變於下顧其始也甚微然因是以為微耳其所居墻壁處必有日月五星字皆滿至晚歲益有見於其分際云每好讀書然不深求嘗自謂蠶解其於農卜雜家多留意焉然其行多合於古人之言不槩於道希

解
不復出矣

矣嘗論起家不以勤勞者必弗久也無故之利必弗居也其論人物必質且厚者也聞人之有不善必弗言有善必弗輟諸口也跡斯以往其真長者耶是以采而著之嗚呼豈非乘運而生者哉夫繁言隱雅飾行亂俗孔子曰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時固為之所也非耶府君年八十有三卒其配尤孺人家嘉定父諱德衡又里中賢豪有五男子曰太平定震寅女三嫁羅俊許容顧澄諸孫十八人涵瀾河淮浙淪沂深溶漢渭河溥瀚博洲汀汶以某年月日葬洋涇之北原後某年又啓而孺人

附焉后某年始克為碑云

王侯去思碑

此上海王侯去思之碑其文曰侯姓王氏名卿字良佐太原人也初有戎籍于弘農之衛遂以河南貫泉正德甲戌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蓋自德州之德平遷也令上海幾三年有薦于朝召為戶部主事去去而民思之侯敦厚質實所居不為赫赫名其治海也循循然因海之故而辦上官未之或知也侯處之淡然而不疑無甚高深城府人樂親附有以非意干侯者侯瞠目視面頰然變竟不一語其人流汗走故侯

解
不復出矣

之去行李才數簾爾舉之若囊橐葉也民尤以是思之武廟南巡道路洶洶有緣以為姦利者侯抗諸邀索一不應第曰車駕至日供不供有令也何先事自擾為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得譴者縣糧長有曰關頭關頭者兜攬聚斂之首人也其人必且材技尖傑候伺人意隙中之大率官取之關頭關頭取之糧長糧長取之民民輸十糧長輸六七關頭四三之歲罔虛日候悉除去曰此假一手取諸吾無取吾何關頭之為每歲里甲賦錢於田歛之官以充經費曰櫃錢櫃錢者官操其奇贏而出納之諸行市賣有

折閱者有入空券而待命者侯每公用先簿直之給而後入歲杪羨餘且數請于上官歲連災或出糧餘賑之民以不傷時疫流行侯操善藥作糜粥躬行鄉落遍給之小舟獨行侍御簡少民初不知爲官也江藩犯順人心騷動侯諭衆曰江海潮汐非賊利也固無慮奈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訐人獲罪者許以鐵贖由是兵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慎改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復甦公宇廨舍嘗曰取足居止已矣至於出令則曰令何可遽出出必祈於行行必祈於久朝自爲之暮自更之何以範民爲故終侯之任

天儀集卷之三

十一

若畫一焉雖胥隸坊甲之人亦以不諱嘗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諸生所自致也規程以煩三博士恤其家禮其身令實主之何敢誣也會有計偕士窘於行者曰舉賢邑令責也舉而不能行焉用令爲遂捐俸若干贖之士用感激乃若稀簡權倖抑過才頑理剔寃滯躬親淡泊一用清淨之治海俗幾爲之一變其德遠矣深按上海古華亭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甲天下人易爲富其失也僭奢俗喜相雄其失也囂訟禮讓之風少衰於曩日矣故海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侯人品高有得於誠意之學

故言行咸鑿鑿而感應隨之彼巧飾以捷取者繫民之心果何如也又聞諸唐貢士周曰侯嘗有言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克肖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者何限也嗟乎侯斯言也豈惟繫吾海之思哉耆老胡錦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陵遷谷變此石永存惟侯以永存深故史官也槩于所聞良是故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嗣鄭侯洛書曰可矣徐侯昭遂以告成事云

天儀集卷之三

十一

儼山文集卷八十二

儼山文集卷八十三

誄辭

愚菴李府君誄

府君蜀內江梧溪李氏諱吉安字邦瑞仕至 華陽
王教授年八十解教授歸梧溪居溪餘二年以弘治
壬戌九月晦日考終正寢州閭悲思朝野弔唁山川
失色天日改觀嗚呼悲哉府君幼懷淑慎長益明哲
有容有守乃武乃文抗師赤縣規輔 親藩立訓作
則流風餘韻靡得而間然者矣邇厥華胄蓋自吉遷
逮于 皇朝世有聞人故兵科左給事中諱蕃之子

集解

儼山文集卷八十三

一

一

一

今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都御史充嗣之父也初
仁廟登極給事公自漢中訓導上端本策十有六篇
驛 召見即拜兵科所言皆國家大計剴切咸可施
行具在國史今尚書巡撫江南列職三事適 皇帝
繼統首伸大議八事開列裨贊元化功在 社稷孫
謀祖武父作子述抑亦有濟美者矣深故史官鑿于
聞見况且密邇嘉定母族寓焉憶在童稚講說府君
之教訓媲美蘇湖餘波所漸私淑有年兼以末路綴
于尚書公之後私藉帡幪大獲知遇夫息陰者顧木
愛屋者及鳥矧夫府君之德履不朽有圖敢闕其文

哉乃造誄曰

於穆府君派姓自李粵有玄聖稱柱下史帝胄既降
夷于編里有鬱奮迹徙自吉水龍市載西內江梧溪
瞿塘地軸峨嵋天齊禎秀攸蓄俾也可稽蜀富文藻
上當星奎 皇明御宇慶雲甘雨大科徵才以還隆
古李氏鼎興青紫俯取起家師儒陶鑄鼓舞逮于兵
科漢中弦歌脫穎奏書謂臣匪多十有六策 帝曰
汝嘉宜侍禁近徵起傳車董生不錄賈傳痛哭魚水
之投豈曰夢卜篤生府君如玉斯礪如材梗楠萌于
大谷至性夙成孝友鍾情悉嘗既主慈顏獨承逸哉

集解

儼山文集卷八十三

二

一

堂構通嗣家聲詩書文藝疾世無名賓興屢起卒升
胄子科盈斯行學優而仕嘉定惟南在海之浹既樹
既柔生徒疑疑往與明揚陟傳華陽主驕法棄罔念
作狂有搖內闔亦効閱墻府君東濕既革既張明明
祖訓縉禮大分有干者誅治遠自近至恩無親孰
曰敢愠深惟誨言追事懲忿既復既同府君效忠日
月云蝕君子之功無行不信有感斯通著龜傳保式
哉惟公有孤在疚負荷以手左之右之式先式後養
正以蒙可大可久危疑豁開茅土是有府君勤止倦
而還事挽留莫回祖餞成市兩疏贈金移生設醴圖